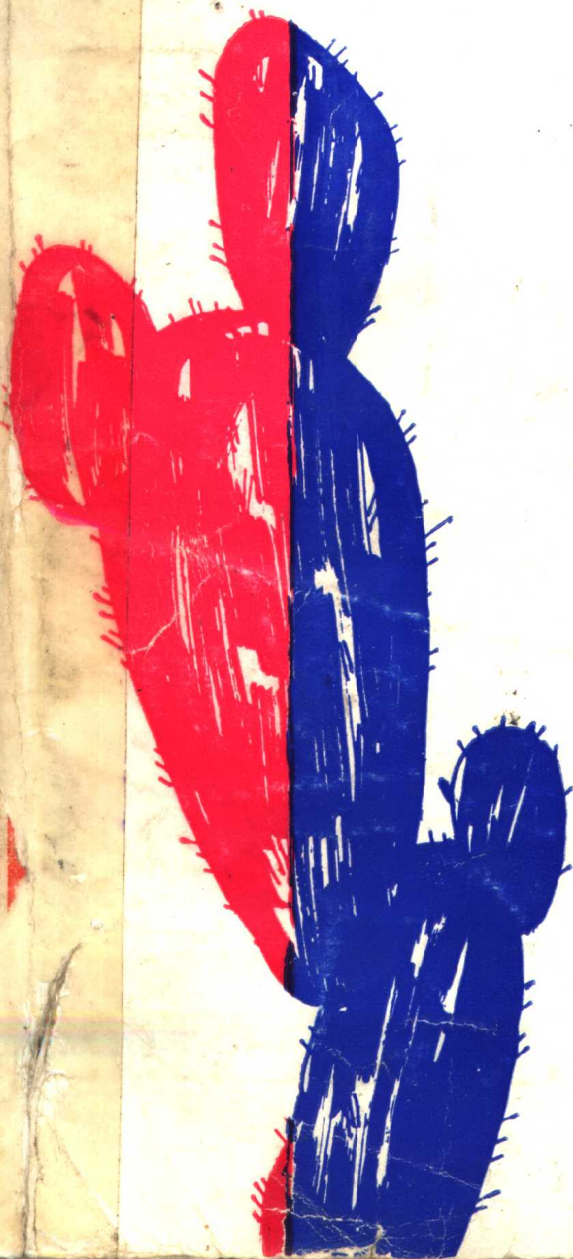


生活拒绝叹息

崔桦

SHENGHUO JUJUE TANXI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崔 桦

生活拒绝叹息

I247.7

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成都

02



责任编辑：字 心

封面设计：戴 卫

版面设计：黄 迅

书名 生活拒绝叹息

作者 崔桦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270 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00 千

ISBN7—5411—0681—X/I·636

定价：3.38元

为现实主义一辩

——崔桦短篇小说序言

马识途

崔桦同志把他的一部分短篇小说编成一个集子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言，已经很久了。他的小说，过去我读过一部分，现在把送来的稿子又读了一遍，愈发使我难以动笔。他的小说是正宗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还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照现在文学出版的行市（请原谅我说了这么一个听来刺耳然而合于实际的名词）来说，是最背时的了，能出得来吗？我高兴地听到出版社的领导告诉我说，他们是准备出的，我欣赏这样的勇气，决定写这一篇序言，并且想借这杯酒来浇我的胸垒，为现实主义一辩。

近十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在经济圈里出现的新事物不少，各种各样名目的公司，中心，服务部之类，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的公司名字叫得吓人，锦城，巴蜀，西南之类已经

不算什么，东亚，中华，远东之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用环球，世界，宇宙这些名字才能概括他们的业务范围了，公司之下还有子公司，孙公司，遍布各大城市，他们干的当然都是“领导时代新潮流”了，其中的确有不少是货真价实的，在国家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却也有一些是虚张声势，仔细调查一下，不过是三五个人，几盒名片，一个皮包而已，有的今天挂牌子开张，明天红火一阵，后天关门了，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这是改革开放时经济发展中生生灭灭的自然现象。

也许文学艺术真是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吧，在改革开放时代里，思想解放，提倡创作自由，百花齐放，因而在文学圈里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各种各样文学流派，各种各样创作方法出现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情，过去那样以现实主义独占文坛，而且有一段时间只作为政治号角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西方的各种流派被纷纷引了进来，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当着最摩登的东西被引了进来，真叫不胫而走，竞起模仿，文坛出现了新的气象，这是好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绝不可以故步自封，不去接受西方的新事物，不敢于去吸收营养，为我所用，那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但是，勿庸讳言，这几年在文坛上也出现了一些怪现象。这些怪现象，我以为决非中国文艺之福，这也不能起到促进中国文艺发展的作用，相反的那种脱离实际，玩世不恭，故作高深的思想，那种任意颠倒时空，云里雾里的结构，那种违反中国语言

文法，有的简直像听梦游人发梦呓般的语言，未必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为大家能够接受的。有些文章读起来竟象读天书一样，据说那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古板思想的人不能接受新事物的缘故，也许是的吧，但是为什么那些一般的读者也不大买帐呢？可见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食洋不化的问题呢？有的人说，我是未来派，我是为将来的人写的，能够读懂我的书的人还没有出生呢，那么你今天提前写它干什么呢？何必超前消费宝贵的纸张哟。有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坛上可真是热闹了，扯旗放炮，占山为王的人多矣。那名目的繁多，颇有点像市场上各种吓人的公司一样，有的扭扭妮妮，不愿说出是本于西方的那一宗那一派，有的则公开高举旗号，说是西方的最新流派，我以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应该从西方引进一些新思想，新形式，以丰富我们的文艺，这是绝对必要的。问题是有的引进，只见吓人的旗号，却既不见说个所以然的理论，更不见示范的作品，即有作品，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照猫画虎而已。听说（只是听说）有的扯出旗号的人，连宣扬原派教旨的原文著作也没有读过，原文作品恐怕就读得更有限了，光是读几本介绍常识的翻译小册子，囫圇吞枣，为那惊人的具有轰动效应的名词所吸引，便为之迷醉，发出目空一切、好像是继往开来的宣言。然而作品呢，大概正在制造，还没有出笼。有的则只见宣言，听到楼梯响，未见人下楼。有的听说（还是听说）已经转了向，作生财去了，原来他打旗号也如开皮包公司一样，是为了要产生某种物质性的价

值，既然不行，东方不亮西方亮，文场不行去商场，有何不可？

然而这我以为也是正常现象。这正如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一样，这是文化上提倡思想解放，“双百”方针，创作自由的时候，在一个大的变革时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而从总的方面看，文学上出现的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景象是可喜的，文学上的各种流派的竞争，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让各种主义自行其是倒也罢了，为什么各个流派的出现，差不多都要把现实主义拿出来为他们祭旗呢？为什么一阵风地把现实主义拿出来打击一番，羞辱一番，非把它搞臭不可呢？文学理论界有这种现象，创作上似乎也一样，现实主义的作品很受冷落。有一段时间，作品如果不是赶上时代新潮流的，如果还是现实主义那一套，那怕标榜为革命现实主义，也是不容易为报刊所赏识的。相反的有一些作品，只要表现出某种“新”，“奇”，“怪”的内容和形式，有的在我看来，好像是在听痴人说梦，那就可以为某种刊物以头条推了出来，大有领导时代新潮流之势了。

在文学理论刊物上，有一段时间也是一样，宣传新潮流各种主义的，很吃得开，而宣传现实主义的，却备受揶揄，好像中国文学不行，都该归罪于现实主义的落伍，说当今之世，事物非常复杂，瞬息万变，必须多侧面，多层次，快节奏地反映。然而现实主义这种过时的创作方法，却是自然主义地，线性地，呆板地反映现实生活，文学作

品要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自然是应该以多侧面，多层次，快节奏地反映为好，而自然主义地，单线式地，呆板地反映生活，从古到今，任何文学派别都是反对的。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东西便成为现实主义的特点了呢？这样来批评现实主义，岂不有欲加之罪的嫌疑吗？只要不怀偏见，看看可以说汗牛充栋了的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有哪一个不是多侧面，多层次，头绪纷繁而秩序井然地并且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呢？其中很多作品，已经经过历史的淘洗，成为能够传流下去的经典之作了。现代新潮派的作品，固然也有些颇为出色的，经过历史的淘洗，有些将要流传下去。但是比较而言，还是比较少一些。而有一些扯旗放炮，红火一时的，却转眼之间便成隔日黄花了。什么“主义”最好，恐怕只有历史才能作出结论来，我看还是忙给自己不喜欢的“主义”判处死刑的好。

在现实主义头上扣的一个最大的帽子，是说现实主义成为政治的号角，是政治的奴仆，失去了文学的本体，甚至把为政治服务说成是现实主义的本质特点。应该承认，过去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品的确在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口号下，成为政治的号角，出现过一些标语口号式概念化的作品，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然而这不是现实主义的错误，这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外加于现实主义的东西，成了现实主义不堪重负的负担。这个负担早已宣布解除了，怎么可以把这个说成是现实主义的本质特点呢？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一直有争议。既然文艺是反映历史和

人民生活的，说文艺和政治毫无关系，至少在目前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海外奇谈。有的说，他的“主义”是文艺只反映作家个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人感情，并不反映现实生活的，所以和政治无关。但是作家既然不是星外人，是脚踏实地地走在地球上的人，是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人，他怎么能脱离社会政治呢？他的作品怎能和社会政治毫无关系呢？况且“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名言，似乎也还没有为人们驳倒，你这个人能够不食人间烟火，你的作品能够不沾人间烟火吗？

但是也许这样的争论都是多余的，我只想现实主义作品备受冷落之际，现实主义理论累遭攻击之际，提出要求，在文坛上，现实主义能够和其他新潮主义站在同等竞争的地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在某一种新潮派出现的时候，不要把现实主义拿来祭旗，在某一种新潮派趋于灭亡的时候，不要把现实主义拿来垫棺材足矣。

说到现实主义，它过去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但是不可能是十分完美的，它也应该随时代潮流前进，不断地发展改革，进行自我完善。对于新起的各种流派，应该吸收其中于自己有益的东西。我不相信现实主义是日薄西山，走向灭亡的艺术形式，至低限度它是可以在文坛占一席之地，和其他各种流派并驾齐驱吧。因此，我以为，就是过去备受歧视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大可不必悲观以至转向的。

崔桦同志是多年从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也取得一

些好的成绩，我不敢说他在艺术上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但是他那种和人民的欢乐同调，执著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精神，是我所佩服的。特别是他用某种辛辣和苦涩笔调，反映当前某些机关里的令人好笑又令人痛恨的生活，是很容易叫人连想起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某些作品的。我当然不会说他已经有了那些大师们的水平，但是我要说他的独具特色的“机关文学”，的确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园地。这也许是我有个人的偏爱才这么说的。我的确对于中国旧社会所加于我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是非常痛恨的。举眼一看，在我们周围的生活里，有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多少昏聩糊涂，荒唐无耻的事情，那种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的恶习，以及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无效率，闹矛盾的现象，这些旧社会的烂疮又在现代中国的肌体上产生了溃疡，这些东西是应该用文学的解剖刀加以清除的。而这，我以为，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最为有效，崔桦就正是在这方面用现实主义的笔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我和崔桦一样，也很想用文学这个武器来为人民服务，鼓舞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我也只有一支现实主义的笔，我也喜欢用幽默和讽刺的笔法来解剖社会，不计较别人会说这是很陈旧的批判现实主义，于是我们有了同调，于是我乐意给他的这本小说写序。

崔桦同志，清醒的现实主义比迷糊的梦呓要好得多，

不管别人说什么，走你自己的路，如你同意，我们同行如何？

1989年1月

附记 现在在中国文坛上似乎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这篇序言中所说的某些情况已经改变了。然而我的观点，我以为并不需要修正。比如，如果现在又恢复到现实主义独占文坛的局面，也未必是中国文艺之福。当然，我相信，在改革开放之局不可逆转的中国，如果想要中国的文艺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不在“二为”方向的前提下，坚持“双百”方针，让各种流派和现实主义文学一起发展，是办不到的。万紫千红才叫春，我看还是让各种文学主张和各种流派的作家在中国的文坛上各显其能吧。

1989年12月又记

目 录

为现实主义一辩	马识途
头条新闻	1
画院，有座红漆的大门……	28
女部长和她周围的人们……	50
机关流行茄克衫	99
戒烟奇闻	124
清幽幽的月光	128
送君送到大路旁	133
考察团即将出发……	138
铃声	203
一路顺风	220
新闻科里的新闻	244
吹糖人的嘴	258
迷人的莎莎	264
插玫瑰的午餐	272
“半天醒”和他的接班人	278
“老部长”	284
“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296

头条新闻

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田海春同志正在主持会议，座谈提高党政干部的素质问题。办公室吴秘书蹑手蹑足走进来，对老田悄悄说：“电话，省委机关党委打来的。”老田急忙站起来，向大家交待一句：“接着谈，接着谈，”便匆匆地走出了会议室……

几分钟以后，老田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大家发现他脸上凝集着几分紧张而严肃的神色。他站着，双手按在椅背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座谈会停一下。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说省委邵书记明天下午三点钟到火车站扫地。这对我们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省报很重视，要发头条新闻。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要抓紧时间安排安排……这个会，后下午两点钟继续开，就不另外通知了。”

会议室里微微骚动了一阵子，连那淡蓝色的窗帘也知情似地跟着飘动起来。正在发言的同志有点扫兴，其余的同志纷纷把准备好的发言提纲塞进自己的提包。有些同志开始交头接耳，互相传递最新的社会新闻；有些女同志开始织帽子，进行“三线建设”；有的早已翻开侦探小说，沉浸在那紧张、曲折的追捕中……

想早点离开会场的同志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老田，等待他安排“扫地”的任务。而老田却像一尊泥塑动也不动。也许事情来得太急迫，他对省委邵书记这种举动的意图琢磨不透，对具体措施也没有想成熟。他手里不停地旋转着那支用了三十多年的又粗又黑的老式新华牌钢笔……

田海春同志在我们市委机关是十分受人尊重的。他五十六岁了，进城三十多年一直保持着老区来的干部的本色。他那国字型脸盘上的每一条皱纹都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印象。他很少穿新衣服，开始时兴涤卡列宁装的时候，老伴给他买回一套，他先叫弟弟穿七、八个月，磨得有点发白了，自己才穿上。柔软，随和，不扎眼。他从来不蓄头发，一直是剃光头。只有在五十年代迎接苏联友好代表团的时候，根据党小组决定蓄过一次头发，照了一张颇为英俊的像片。以后，月月剃光头，理发店改“刀剃”为“电推”，他也只好“电推”。但是，刮胡子还是使用从山西老家带来的木把儿剃头刀，快当，舒坦，响声也好听。老田受人尊重，主要是人品好，待人诚恳，处事厚道。在过去历次运动中，市委机关都是旋涡中的旋涡，那无情的阶级斗

争风浪今天把你推到反革命的审判席上，明天又把审判者捆到反动路线的耻辱柱上。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理智地把握住自己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也有一种人物像油篓里的泥鳅，无论风怎样吹，浪怎样打，他都能顺应潮流，整倒别人，保护自己。老田虽然也老老实实遵照上级指示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却没有故意整人的劣迹。他总是愿意为别人承受委屈和痛苦……所以在我们市委机关老田是党政干部的楷模，是“优秀党员”的代表。一年一度评选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的时候，只要读出“田海春”的名字，大礼堂里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静一静……”老田左右环顾一下，坐到椅子上，开始布置任务，“省委领导亲自到火车站扫地，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鞭策。省报发个头条，一造声势，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局面就打开了。我提些意见和同志们商量一下：一、办公室吴秘书赶快向市委办公厅汇报一下，是不是市委常委明天下午，都提前半小时到火车站扫地；二、各部、委的同志也回去通知一下，部长、副部长也提前半小时到火车站扫地。最好都去，这里有个对省委的态度问题；三、请秘书处的同志到省上问一问，省政府、政协、人大领导同志去不去扫地。他们去，我们市政府、政协、人大也去；他们不去，我们也不去；四、请宣传部通知市报、市电台，省报发头条，我们的报道要更突出吧……”

老田沉思了一会儿，想想没有什么遗漏了，对大家

说：“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大家已经习惯了，征求意见就是宣布散会。于是纷纷站起来，端着自己的茶杯，说说笑笑走出了会议室……

老田发现大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独自坐在那儿，伸出手指在头皮上来回梳几下，好象提醒自己，这是件大事，千万不要麻痹啊！

“田书记！”宣传部办公室李主任回来请示：“通知不通知电视台？”

“当然通知。”老田明确回答，“你提醒得好，还要通知省电台、新华分社，还有个《光明日报》记者站，《工人日报》记者站，也通知一下……不！不是通知，是邀请，邀请他们……”

李主任点点头正要转身往外走，老田喊住他说：“请你通知卫生局徐熙同志来一趟，他是这台戏的主角啊！”李主任答应一声走了。

老田站起来，把放在地上的热水瓶提到桌上的茶盘里，又把茶叶筒的盖子盖好，顺手把日光灯关了，才最后走出会议室。

老田回到三楼自己的办公室里，一边等待卫生局徐局长，一边随手翻阅秘书处送来的文件。蓦地，他的目光落在公安局送来的一份“情况快报”上，那四个鲜红的字，象四团火苗在燃烧。他急忙拿起来一看，标题是“昨日火车站发生一起抢劫案”。老田浑身一颤，天哪，明天的保卫工作怎么安排？

他伸手拿起话筒，也许手指有点颤抖，两次拨错了号码，第三次才拨通：“公安局吗？我是机关党委，请通知丁道希副局长来一下，我是田海春。对，现在……”

老田放下话筒，戴上那副用胶布缠着断了一只腿的老花眼镜，细看“情况快报”的内容：昨天晚上二十一点四十分，在火车站东一公里处，两个青年持刀抢劫了一位贩卖药材的农民，抢走现金七百二十二元，虫草十八斤……

叮铃铃……电话响了。

是秘书处的同志从省上打回来的。说省政府、省人大和政协都不知道邵书记要去火车站扫地，没有通知，他们不去。老田明确回答，他们不去，我们市政府、市人大和政协也不去了。

嘭地一声，门被推开。公安局丁道希副局长像一股旋风旋了进来。他四十二、三岁，穿一件黑色皮茄克，浑身带一种机灵劲。他有一双相声演员似的幽默的眼睛。那眼睛向上一翻，同时双手作一个揖：“参见田大人！”

丁道希是一个“活醒醒”的人物。他过去长期给省委领导当通信员，聪明透顶，送他进政法学校学习三年，出来当处长，连续破了几起大案，立了几次功，最近才提拔为副局长。他工作起来可以三天三夜不眨眼睛，放下工作，对什么严肃的事情都采取吊儿郎当的态度……

“来得真快！坐下坐下！”

“谢坐！”其实，丁道希并没有坐下，他看见老田桌上